



● 作者/Stephen Kotkin ● 譯者/田力品 ● 審者/楊宗興

俄羅斯的地緣政治

Russia's Perpetual Geopolitics—Putin Returned to the Historical Pattern

取材/2016年5-6月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May-June/2016)

俄羅斯的特殊地理環境導致其認為只有不斷對外擴張，才能維持安全。然而面對西方世界政策，以及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及中共急遽崛起，俄羅斯要如何調整戰略選項，有賴其領導階層的決心。

俄羅斯囿於地緣政治的因素，仍然認為唯有不斷擴張，才能維持自身安全。(Source: AP/達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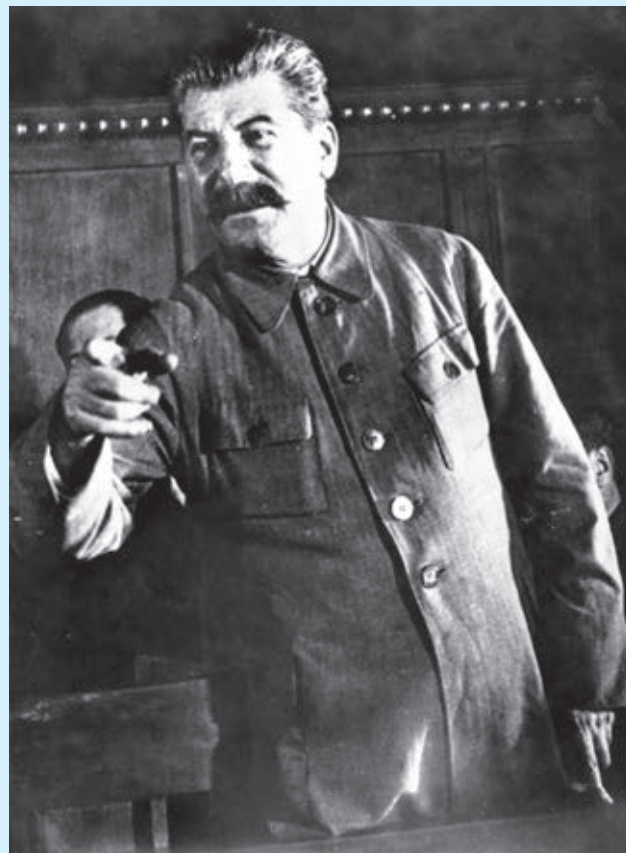




五百年來，俄羅斯外交政策所表徵的是超過其國家能力的雄心壯志。自16世紀依凡四世(Ivan the Terrible)的年代開始，俄羅斯就致力於以平均每天50平方哩的速度擴張領土，持續了數百年，最後其領土面積終於涵蓋了地球6分之1的土地。在1900年之前，她就已經是世界第四或第五大的工業國家，同時也是歐洲最大的農業生產國。但當時俄羅斯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只有英國的20%，德國的40%。帝俄時期俄國人的平均餘命只有30年，這雖比當時英屬印度的23年要高，但卻與清朝時的中國水準一般，而且遠低於英國的52年，日本的51年，以及德國的49年。在20世紀初，俄羅斯識字率一直低於33%，比18世紀的英國還要低。俄國當時的政府當局對這些比較數據也知之甚詳，因為官員們時常出訪歐洲，並且以自己國家和世界上其他領導國家作比較(此一現象在今日依然如故)。

在歷史上，俄羅斯的主權優勢地位曾有三次短暫但輝煌的紀錄：第一次是彼得大帝擊敗瑞典的卡爾十二世(Charles XII)，造成瑞典在18世紀早期的衰敗，同時建立俄羅斯在波羅的海及歐洲的勢力；第二次是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在19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擊敗了到處攻城掠地的拿破崙，將俄羅斯的勢力帶到巴黎，成為大國事務的仲裁者；第三次則是史達林在19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擊敗如同瘋狂賭徒的希特勒，使得俄羅斯佔領之東柏林成為其於東歐的衛星帝國，並在戰後全球秩序的形成中，位居重要角色。

然而，除了這些歷史上的巔峰，俄羅斯一直以來幾乎都是一個相當衰弱的大國。她在1853年



在歷史上，史達林時代曾擊敗希特勒，將東柏林納為衛星國家。(Source: AP/達志)

至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中的敗北，終結了打敗拿破崙之後的榮光，迫使遲來的農奴解放因此發生。她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慘敗，這是近代第一次歐洲國家被亞洲國家擊敗。她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這次的戰敗，導致帝俄政權的崩潰。最後，她也是冷戰的輸家，這項失敗，促成了帝俄政權繼承者的瓦解。

這個國家自始至終都被她自己的相對落後所羈絆，特別是在軍事及工業方面。為了讓俄國迎頭趕上，狂熱的政府行動重覆不斷地上演；這些

行動的循環都讓人似曾相識，那就是在不景氣之後，由國家強制領導工業成長。隨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拋棄，以及競爭選舉和海盜資本主義經濟的到來，大部分分析家認為這種型態，在1990年代已經結束。但是俄羅斯大戰略背後的動力不曾改變。在過去十年，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已經回頭依賴國家手段，處理俄羅斯與更具權勢西方世界國家之間的鴻溝。

隨著蘇聯在1991年解體，莫斯科失去了約2百萬平方哩的領土——這比整個歐盟(170萬平方哩)或印度(130萬平方哩)的面積還要大。俄羅斯因第二次世

界大戰而佔有東德，以及其他在東歐的衛星國，這些現在全都成為西方世界國家的軍事聯盟，這其中還包括一些較為開發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例如波羅的海三小國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以及立陶宛。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諸如亞塞拜然，喬治亞，以及烏克蘭等，在區域安全議題上也和西方世界國家密切合作。儘管俄羅斯與烏克蘭於後者境內東邊的一場衝突後，強制兼併克里米亞，並且事實上占領了喬治亞的亞布卡薩(Abkhazia)及南奧塞梯(South Ossetia)，俄羅斯仍然必須自位於俄羅斯和亞洲之間的乾草原，也就是凱瑟琳大帝所

稱的新俄羅斯，以及外高加索撤出。而除了一些新的軍事基地外，俄羅斯也退出了中亞。

俄羅斯現在仍是全世界最大的國家，但相較從前，她已經小上太多，時至今日，就大國的地位而言，國家領土的擴展，遠不如經濟活力和人力來得重要。即使如此，俄羅斯在這兩個面向上，也已愈漸式微。以俄羅斯盧布為計價單位的2013年國內生產毛額以略高於2兆達到高峰，如今由於油價及盧布匯率暴跌，現已降到約1.2兆。可以確定的是，以購買力平價所呈現的開支縮減，一點也不誇張。但是以相對幣值計價的角度來看，俄羅斯的經濟規模只佔全球國內生產毛額的15%，而且只是美國經濟規模的15分之1大小。俄羅斯同時也因為在全世界已開發國家中名列最貪腐國家而受累，其自身仰賴資源開發，競租的經濟體系，業已走進了死胡同。

隨著美國持續位居全球霸主地位，以及中共的急遽崛起，於此同時，地緣政治的環境亦也愈來愈具有挑戰性。由於俄羅斯的1億4,200萬公民中，約有



圖為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一隅，俄羅斯是近代第一個被亞洲國家擊敗的歐洲國家。(Source: AP/達志)



15%係回教徒，而且該國主要的回教地區充斥著動亂和不法之徒。對於認為渠等國家地位、甚至生存有賴與西方世界相契合的俄羅斯菁英而言，目前的策略走向顯然有所侷限。

俄羅斯的必要條件

俄羅斯人一直有一種感覺，那就是他們生活在一個神授的國家，並具備一特殊使命，這種心態可以追溯到拜占庭時期，而俄羅斯宣稱這是一種天命的承繼。實際上，大部分的強權都曾顯現出類似的感受。中共和美國都曾宣稱天命的例外主義，英國和法國在各自的歷史上也曾如此宣稱。德國和日本的例外論則導致渠等澈底失敗。不過，俄羅斯的例外主義卻是相當有彈性。其在不同時期曾經有不同的表達方式——第三羅馬、泛斯拉夫王國，以及共產國際的總部。當今的表達方式則涉及歐亞主義，是一項在1921年由俄羅斯移居者所發起的運動，認為俄羅斯人不是歐洲

人，亦非亞洲人，而是一種獨特的融合。

這種具備特殊使命的感受，使得俄羅斯缺乏正式的盟友，並且不情願加入任何國際組織，除非她在組織中具有支配地位，或享有例外特權。這項使命感使得俄羅斯人民和歷任領導者充滿自豪，但也同時認為西方世界輕忽了俄羅斯的獨特性及重要性，而愈加憎惡西方世界。這種心理上的疏離便這麼加諸由相對經濟落後所帶來的制度分歧。結果，俄羅斯歷屆政府一直在追求與西方世界更緊密結合，以及在遭輕視盛怒下反彈的兩者之間擺盪，反覆不已。

另外一項形塑俄羅斯在國際間角色的因素，是這個國家的獨特地理環境。除了太平洋和北冰洋之外，她沒有天然國界(而後者現在也成為各國爭權奪利之地)。由於東亞、歐洲，以及中東的動蕩不斷，俄羅斯在歷史上命運多舛，一直以來都感到受傷，並且展現出一種出於自衛的敵意。不論俄羅斯早期擴張理論背後的原因究竟是甚麼——

有許多是沒有經過計畫的——在這個國家的政治階層一直以來都相信，只有繼續擴張才能確保早期開疆闢土的成果。因此在傳統上，俄羅斯的安全部分取決於以對外來攻擊先發制人為名義，對外宣稱擴張。

時至今日，情況依然如此，對於邊境上的小國，俄羅斯認為是敵人潛在的灘頭堡，而不是潛在的朋友。事實上，這個觀點因為蘇聯的瓦解而被強化。不



在蘇聯解體之前，立陶宛率先於1990年3月11日宣布獨立。(Source: AP/達志)

同於史達林，普丁並不認同烏克蘭是脫離俄羅斯而存在的國家。但與史達林相同的是，他把所有名義上獨立的邊界國家，現在包括烏克蘭，都視為是西方世界手中的武器，意在用來對抗俄羅斯。

影響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最後一項因素，是這個國家對成為強國亙古不變的要求。身處危險世界而又沒有太多的天然屏障，其所念茲在茲的，便是成為一個具意願並能夠積極捍衛自身利益的強大國家，這才是確保俄羅斯安全的唯一保證。一個強大的國家同時也被認為是國內秩序的保險，這結果就如同19世紀的歷史學家克留契夫斯基(Vasily Klyuchevsky)對於一千年俄羅斯歷史所作的總結一般，「胖了國家，卻瘦了百姓。」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此一建立強大國家的努力，卻總是導致政府遭推翻，並形成人治。彼得大帝，是強大國家最初的創造者，他削弱了個人的創制權，惡化了人民對官員的天生不信任，並且強化了政府與人民間的「恩庇侍從」(patron-

client)關係。他強勢的現代化帶動引進不可少的新工業，但他的強國計畫，卻使個人衝動牢不可破。這亦是後繼統治舊俄國之羅門諾夫王朝(Romanov)的獨裁者，還有列寧，特別是史達林的統治特徵，並且持續至今。貪得無厭的人格主義往往導致俄羅斯宏偉戰略的決策晦澀難解，而且有可能反覆無常，因為最終總是走向將國家利益與個人政治資產結合一途。

往事必成序曲？

反西方世界的憎惡感與俄羅斯愛國主義極為明顯地顯現在普丁的人格特質以及生活經驗，但是一個不以前格別烏(KGB)型態運作、不一樣的俄羅斯政府，仍然會遭遇針對其弱點的挑戰——西方世界認同，以及自我期許在世界上擔綱特殊角色的拉扯。俄羅斯的對外政策取向，換句話說，是一種條件，亦是一種選擇。但是如果俄羅斯的菁英能夠略為重新定義渠等對於例外主義論的感受，並把與西方世界之間沒有贏面的競爭擺在一邊，他們其實是可以不用走得那麼辛苦的。

表面看來，現在情況和普丁掌權之前的1990年代，所發生的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俄羅斯，一個有力的「背後捅一刀」故事已然成形，訴說著傲慢的西方世界在過去數十年間是如何藐視俄羅斯的過往，而非表示尊重。但是這樣的觀點淡化了俄羅斯內在的動力。當然，華府確實在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任內及其後，利用了俄羅斯的積弱不振。但這不必然意味著普丁逐步演進的立場，僅僅是由近數十年來西方世界政策每一個面向所形塑出的外部反應，而與近期由內在因素所驅策之強烈、重複發生的型態無涉。是什麼原因，使得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被排除以國家身分加入歐盟，或者和美國形成一個(無法避免)非對等的夥伴關係？探究原因就是這個國家持久不變的大國自豪，還有所謂的特殊使命感。在俄羅斯把她的志向抱負與自身能力調整到名實相符之前，其無法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不論她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或其他量化指標上升到甚麼地步。

打開天窗說亮話：俄羅斯是



一個令人讚賞而有深度的文明國家。她並非唯一在維持政治穩定上遭遇困難的前絕對君主政體，也不是唯一擁護中央集權論的國家(例如法國就是例子)。俄羅斯認為後冷戰時期的協議並未均衡照顧各個面向，甚至可說是不公不義，這種認知並沒有錯。但這並不是因為任何國際上的羞辱或背信所造成的。那是西方世界對抗蘇聯所獲得之決定性勝利衍生的不可避免結果。在多面向的全球對抗中——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以及軍事——蘇聯確實全盤盡墨。在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ov)掌權時，克里姆林宮選擇優雅地認輸，而不是拉著全世界玉石俱焚，但這樣特別具有善意的殘局，並沒有改變結果或原因的本質——那些後蘇聯時期之俄羅斯從來沒有真正接受的觀念。

外在的現實世界沒辦法迫使俄羅斯產生這樣的心裡認同，德國人稱之為「面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但這種心裡認同沒有理由在俄羅斯人間不會自然產生。最後，這個國家可以試著仿效其他國家的作法，例如法國的生命軌跡(trajjectory)，一方面緬懷例外主義理論，另一方面卻又對於失去附庸國及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特殊使命處之泰然，並且重新調整國家觀念，以配合自身縮減後的角色，同時以平等的方式聯合其他歐洲較弱小的國家。

一個澈底改變的俄羅斯是否會被歐洲所接受並完全融入，這個問題尚無定論。但澈底改變的過程，需要一位有能力的俄羅斯領導人，帶領民眾接受永久的地位緊縮，並且同意開始艱鉅的國內組織重組。局外人在觀察這項調整的痛苦時，應該要虛心以對，尤其是當此一調整既無經由激

烈戰事，又不存在軍事占領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法國和英國花了數十年拋棄渠等對於自己例外主義和全球責任的認知。有些人會質疑說，英法兩國的菁英並沒有完全拋棄這些認知。即使英、法兩國有著不俗的國內生產毛額、頂尖的大學、財政實力，以及全球性的語言。相較之下，俄羅斯並不具備上述任何一項條件。然而俄羅斯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否決權，同時也是擁有足以毀滅世界武力的全球兩強之一，並擁有世界級的網路戰能力。這些因素再加上特殊的地理環境，使俄羅斯具有某種全球影響力。然而對於欠缺構成大國地位的其他要件，硬實力並非絕對要素，俄羅斯便是活生生的例證。不論俄羅斯有多堅持她應該被視為與美國、歐盟或甚至中共平起平坐的角色，但她並不是，而且不論近期或中程，她都不可能與其中的任何一方相提並論。

完全不同的選項

對於一個歐洲式的重組和取向，俄羅斯最實際的替代方案為何？俄羅斯在太平洋存在有很長的歷史——但卻沒能成為一個亞洲大國。她所能主張的是在其區域中所佔優勢。在蘇聯解體後的其他各個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是俄羅斯傳統軍力的對手，而這些國家(除了波羅的海三小國)，在經濟上對俄羅斯也有不同程度上的倚賴。但是在歐亞地區的區域軍力優勢以及經濟槓桿不能擔保持久的大國地位。普丁的歐亞經濟聯盟並未成功——縱使所有潛在成員加入，並且共同合作，渠等經濟能力的總合仍然相對微小。

俄羅斯是一個大市場，這一點實具吸引力，但



俄羅斯是中共主席習近平就任後第一個走訪的國家，也是中共制衡美國的得力助手。(Source: AP/達志)

周圍鄰國對與俄羅斯進行雙邊貿易的看法卻是相當持平。以愛沙尼亞，喬治亞，以及烏克蘭為例，只要渠等在西方世界有靠山，這些國家通常都願意和俄羅斯作生意。其他在經濟上較為倚賴俄羅斯的國家，例如白俄羅斯(Belarus)和哈薩克(Kazakhstan)認為和一個不僅欠缺持續發展模式，同時在兼併克里米亞之後也將對他們領土有所覬覦的國家成為貿易夥伴相當危險。同時，俄羅斯大吹大擂與中共的戰略夥伴關係，不出所料，只吸引了少量的中共資金挹注以及投資，並不足以彌補西方世界對其制裁所造成的損失。一直以來，中共一直公開且強而有力地建構自己的大歐亞藍圖，從南海通過亞洲到歐洲，俄

羅斯不但付錢，還幫著中共數鈔票。

今日看起來強健的俄羅斯在結構面上實際正處於衰退，而普丁的行動無意中使得烏克蘭在種族上同質性更高，並且較諸以往，更為西方世界馬首是瞻。莫斯科已經跟幾乎所有與她比鄰的國家搞得關係緊張，甚至是跟她最大的貿易夥伴們的關係亦復如此，包括近期的土耳其。即使是德國，身為俄羅斯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夥伴，同時也是俄羅斯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也已經受夠了。因而德國不管自身國內的局勢，仍然支持西方世界執行對俄羅斯的制裁。

在併吞克里米亞後的2014年10月，普丁在出席年度俄羅斯

智庫瓦爾代辯論俱樂部(Valdai Discussion Club)的演說中指出，「這有點像是所謂的冷戰贏家們，註定贏者全拿，並重新形塑世界，變得更加符合渠等利益。」但對俄羅斯造成現存威脅的並不是北約或西方世界，而是俄羅斯自己的當權者。普丁幫助解救俄羅斯，但卻把她放回停滯的生命軌跡，甚至可能走向失敗。俄羅斯總統及其黨羽曾經不斷地宣稱經濟及人力資源發展的極度需求，然而他們卻將資源挹注到軍事現代化，迴避了影響深遠的內部調整，而這項調整卻是使俄羅斯成為名實相符國家之必須作為。為了能夠有效地競爭，並在國際秩序中保有一席穩定的地位，俄羅斯真正需要的是透明、



有能力且負責的治理；一個真正的行政機關；一個真正的國會；一個專業且獨立的司法機關；自由且專業的新聞媒體，以及一個強而有力、非政治性的打擊貪腐作為。

如何避免陷入陷阱

俄羅斯目前的領導階層持續地使這個國家背負好鬥且獨立的對外政策重擔，但這個政策卻是其所無法掌握的，並且僅產生少數的正面效果。因為對敘利亞內戰所執行狡詐且無情的政策，所帶來暫時的外交高峰，不應該遮蔽俄羅斯不斷發生的戰略困境嚴重性——在此一困境中，俄羅斯的弱點和雄心壯志結合，產生了一個試著以集中權力往前躍進的獨裁者，卻導致他想要處理的戰略困境更為難解。這些戰略困境對西方世界政策的影響是甚麼？華府應如何處理與一個核子及網路武裝國家——其歷任統治者都在尋求恢復其已失去的支配地位，儘管並不是全部；又破壞歐洲的團結；並且不計代價使這個國家變得「重要」——間的關係？

在這樣的背景下，承認俄羅斯與美國之間實際上不曾存在過任何一段持續且良好的關係甚為有用(根據解密文件的揭露，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兩國的同盟關係，亦充斥著更深層的不信任，還有更大的矛盾，並非與外界通常所想的一致。)這不是因為誤解、溝通有誤或受傷的情感，而是因為每一個國家在基本價值觀及國家利益上的定義不同。對俄羅斯而言，最高價值是國家；對美國而言，則是個人自由、私有財產，以及經常與國家立場相對的人權。因此不能過分

期待。同樣重要的是，美國不應誇大俄羅斯的威脅，也不應淡化俄羅斯的優勢。

今日的俄羅斯並非是一個威脅要推翻世界秩序的革命國家。莫斯科在熟悉的大國理論架構下操作國際關係，也就是行動凌駕道德要求，並且假定衝突之不可避免，硬實力的優越性，以及認為他國的動機均出於自利。在某些特定區域和議題上，俄羅斯有能力使美國的利益受挫，但在程度上遠不及前蘇聯所造成的威脅，因此沒有必要以新冷戰這樣的手段來回應俄羅斯。

今日真正的挑戰歸結來說，就是莫斯科期待西方世界認同俄羅斯於前蘇聯勢力範圍內的影響力(除了波羅的海三小國之外)。這是遷就普丁的代價——這也是如此主張的擁護者總是不願坦承之處。此一主張乃阻礙俄羅斯與西方世界911事件後持久合作的癥結，西方世界對此依然寸步不讓。況且，西方世界亦無法真正保護於前蘇聯勢力範圍內、莫斯科影響所及之各主權國的領土完整。虛張聲勢既然毫無作用，那麼應該採取甚麼步驟？

有些人引用肯南(George Kennan)的論點、呼籲恢復圍堵政策，並且主張外在壓力將會使俄羅斯動彈不得，直到其獨裁政權解體或者潰敗。當然，許多肯南的真知灼見時至今日仍然重要，例如他在70年前從莫斯科所拍發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中所強調的，強烈的不安全感，左右了蘇聯的行為。如果採取他的觀點，將會導致國際社會對於俄羅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繼續保持或加強制裁，進而在政治上強化西方世界盟國，並且提升北約的軍事整備層級。但是新圍堵政策有可能成為一個邏輯上的陷阱——將俄羅斯再度放



俄羅斯認為邊境上國家是敵人潛在的灘頭堡，包含烏克蘭在內，都可能成為西方利用的武器。(Source: REUTERS/達志)

回與西方世界敵對的超級強權位置，但正是俄羅斯對此一位置的渴望，才造成了當前的衝突。

筆者再一次強調，沉著的決心才是關鍵。以俄羅斯現處弱勢局面，還能對抗美國和歐盟、恐嚇鄰國、與其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反目，破壞自身的經貿環境、流失人才等情況下，還要對抗多久尚無法得知。在特定時間點，各方觸角將伸出來探觸化敵為友的可能，就如同制裁終將疲乏，就會製造和解的可

能。話雖如此，也有可能目前的僵局並不會隨時很快地結束，因為俄羅斯所追求的歐亞權力勢力範圍影響力，攸關其國家認同，並不允許輕易地以物質上的成本效益加以算計。

應處之道是在必要時緊守底線——例如拒絕承認特殊的俄羅斯勢力範圍，即便是在莫斯科有能力以軍事手段獲得這種特權時——同時只以實力為基礎提供磋商，並且避免犯錯而導致不必要且產生反效果的衝突。終有一天，俄羅斯的領導階

層，也許會勉強接受面對西方世界並尋求控制歐亞的那條明顯界線。到了那時，俄羅斯才會從一個西方世界必須擊敗的對手，成為一個必須處理的問題。

作者簡介

Stephen Kotkin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亦是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at Stanford University)研究員。

Copyright © 2016,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McClatchy-Tribune Information Services.